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全译本◆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美国] 埃德加·爱伦·坡 / 著 王敏 时静 / 译



Best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Best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美国] 埃德加·爱伦·坡 著

王敏 时静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 ·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 (美) 爱伦·坡著 ; 王敏,
时静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4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 黄禄善主编)

ISBN 978-7-5360-7041-7

I. ①爱… II. ①爱… ②王… ③时… III. ①短篇小
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8955号

出版人：詹秀敏

执行策划：罗磊戈

责任编辑：凌春梅 陈诗泳

特邀编辑：李嘏娜 李 易

技术编辑：薛伟民

统 筹：黎 萍

装帧设计：陈必琴 封面绘画：丁 玲

插图绘画：戴晓明 等 排版制作：鲁 静

策 划：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书 名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Ailun Po Duanpian Xiaoshuo J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25 2 插页 7 插图

字 数 222,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n.com.cn>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黄禄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

赵燮生 韩忠华 潘庆龄

安海洋 陈琳 刘瑛

文佳 李松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忽略的名字。他是天才诗人，优秀短篇小说作家，独到的文学评论家，象征主义的先驱，侦探小说的开山鼻祖；一个充满悖论式的人物，坎坷半世，身后盛名远播，集绮丽想象和缜密的分析于一身；追随美，而美却附着于死亡之花，与恐怖和诡异相伴相生。今天，回望历史，我们发现，爱伦·坡所生活的时代正值美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期，文坛群英荟萃，欧文、库柏、梭罗、霍桑和爱默生等大家各领风骚，然而，历史却只给爱伦·坡戴上了天才的桂冠。

1809年1月19日，爱伦·坡出生在波士顿一个巡回演员的家庭，三岁时成为孤儿，被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位富商约翰·爱伦领养。六岁时，全家迁居英国。爱伦·坡天性聪颖，博闻强记，1815年至1820年就读于伦敦的私立学校，打下了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五年后，随家人回到里士满，1826年进入弗吉尼亚大学学习，但一年后因欠下赌债被迫离校，与初恋爱人的婚约

也因双方家庭的反对而告终。爱伦·坡和讲求实际的养父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直至最后互不相容。1827年，爱伦·坡在波士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帖木尔及其他诗》(Tamerlane and Other Poems)，署名为“一个波士顿人”，这本薄薄的诗集几乎无人问津。随后，爱伦·坡入伍当兵，驻扎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一带。1829年2月间养母去世，请假回家奔丧，随即退伍，年底发表第二本诗集《艾尔·阿道夫、帖木尔及其他小诗》(Al Aaraaf, Tamerlane and Minor Poems)。1930年与养父暂时达成和解后进入西点军校，但无法忍受军校的生活，六个月后故意犯规被开除出校。在纽约短暂的居留期间，他出版了《埃德加·爱伦·坡诗集》(Poems by Edgar A. Poe, 1831)。随后五年间，寄居在巴尔的摩寡居的姨母家，并开始发表小说，1833年以《瓶中手稿》获《星期六游客报》短篇小说一等奖，从此正式走上创作的道路。1836年5月，和不满十四岁的表妹弗吉尼亚正式结婚，1840年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说集《天方怪谭》(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瓶中手稿》获奖后，爱伦·坡开始了他的职业编辑生涯。1835年后的十多年间，爱伦·坡辗转于巴尔的摩、里士满、费城和纽约等地，先后为《南方文学信使》、《绅士杂志》、《格雷厄姆杂志》、《明镜晚报》和《百老汇杂志》等报刊当编辑。其间，他写下了大量的评论、杂文，创作了一生中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和诗歌，如《丽姬娅》(1838)、《厄舍古屋的倒塌》(1839)、《莫格街凶杀案》(1841)和《乌鸦》(1845)等，其中《乌鸦》一诗令他声名鹊起。作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和才华出众的作家，爱伦·坡却常年一贫如洗，生活动荡不安，又因酗酒常遭解雇，一些刊物因为发表他的小说销路大增，但他挣到的稿费依旧少得可怜，加之写过不少指名道姓的批评文章，在文学圈内树敌不少，因而愈发困顿潦倒、郁郁寡欢。再者，他的妻子很早就患上了肺结核，常年卧病在床，1847年，年仅24岁的弗吉尼亚在贫病交加中默默离开了人世。妻子的死使他的精神几乎崩溃，此后的一些恋情又屡屡不果，绝望消沉

中，爱伦·坡借酒浇愁，甚至试图自杀。1849年10月3日，爱伦·坡醉倒在巴尔的摩的街头，挣扎四天后，于7日清晨结束了坎坷的一生。

爱伦·坡在诗歌、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三个领域都有建树。萧伯纳说爱伦·坡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报刊评论人”，他对霍桑、朗费罗、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丁尼生以及狄更斯等人的创作都有精辟见解。爱伦·坡的文学理论往往以自己的创作为圭臬，《创作原理》(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1846) 和《诗歌原理》(The Poetic Principle, 1850) 两篇论文集中阐释了他的诗歌理论。在《创作原理》中，他说，“美是诗歌唯一正当的领域”，“无论何种形式的美，发展到极致，无一例外地会使敏感的心灵流泪。因而，忧郁是诗歌最恰当的调子”。人世间最忧伤的莫过于死亡了，那么，最有诗意、最接近美的题材自然是“一位美丽女子的死亡”。美人之死构成了爱伦·坡的经典题材，这一题材将美与死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哀伤美艳、黯然销魂，令诗人沉醉其中，终其一生，反复歌咏凋亡的年轻爱人，缅怀永远不在的爱情。例如，《致海伦》一诗表达了诗人对于古典美的追索，其灵感即来源于一位女子的死，她是爱伦·坡少年时所倾慕的一位同学的母亲；《乌鸦》和《安娜蓓尔·李》是以美人之死为题材的经典之作，而后者又寄托了诗人对于亡妻的无限哀思。爱伦·坡也注重诗歌的音乐美，将真正的诗歌定义为“有韵律地创造美”的活动，并提倡诗歌统一的效果 (the unity of effect)，即一首诗歌应收到一种整体效果。爱伦·坡还认为，诗歌必须是短的，一首诗的长度应控制在一百行左右。他的经典之作《乌鸦》是展现其诗歌理论的完美典范。爱伦·坡的诗歌意境是听觉与视觉、节奏与音韵、想象与情感高度统一的世界，是一个纯粹的美的世界。他反对说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倡导纯净的诗歌，其诗学理论深刻影响了以波德莱尔、马拉美和瓦莱里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爱伦·坡最大的成就当数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他不仅给美国

乃至世界文学留下了不少短篇传世佳作，而且直接丰富和完善了这一文学体裁，因而有“现代短篇小说之父”的盛誉。他的短篇小说大略可以分为两类：恐怖故事和推理故事。前者如《莫雷娜》(Morella)、《厄舍古屋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丽姬娅》(Ligeia)、《梅岑格斯坦》(Metzengerstein)、《贝瑞妮丝》(Berenice)、《黑猫》(The Black Cat)、《一桶白葡萄酒》(The Cask of Amontillado)等；后者有《莫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 in the Rue Morgue)、《玛丽·罗热疑案》(The Mystery of Marie Roget)、《金甲虫》(The Gold-Bug)和《被偷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等。有时，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比如在《莫格街凶杀案》中，既有恐怖元素，也有推理成分。这两类小说如昼与夜般完美地展示了爱伦·坡独特的天才，作家似乎在梦幻与现实、理性与迷狂的两极间游刃有余，将卓越的想象力与冷静的逻辑思维集于一身。

爱伦·坡在诗歌和小说中都强调“统一的效果”，诗歌追求的整体效应是美和忧伤，而他为恐怖故事设计的统一效果则是恐惧(fear)。他说：“在短篇小说这种文艺形式当中，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描写的细节，甚至每一个字句，都应该收到某种统一的效果，某种预想的效果，或某种印象主义的效果。”总之，故事的一切要素，从情节设计、人物塑造、场景描写到遣词造句都应该服务于整体效果，唤起读者内心的恐惧。为达到这一效果，爱伦·坡有效运用了哥特式小说传统，其故事表现出浓重的哥特式色彩。比如，他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诡秘恐怖的所在，如寂静的僧院、古老的城堡、幽闭的密室，甚至是潮湿的地下墓室，作品中充斥着幽微、朦胧、恐怖而骇人的气氛，情节往往围绕梦魇、疯狂和死亡展开，而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大多是家世渊源的贵族，或博学多才，或美丽聪慧，然而总是难逃劫数。《厄舍古屋的倒塌》就完美地展现了他的这一理论。爱伦·坡将故事场景安排在一座地处荒凉、行将崩坍的古堡里，主人公是一个古老家族的最后一支遗脉，为一对孪生兄妹，兄妹俩都受某种神秘疾病的

折磨，哥哥罗德里克·厄舍具有高度敏感的精神气质，感官呈现病态的敏锐，妹妹马德琳长期以来重病缠身，受某种僵直症的折磨，哥哥将弥留之际的妹妹活埋，而暴风雨之夜，裹着尸布的妹妹又破棺而出，最后兄妹双双死去，古老的厄舍古屋也随之倒塌。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述人“我”是罗德里克童年时代的好友，受邀来访，以局外人的身份一步步见证了这个古老的家族走向崩溃和毁灭的恐怖历程。整个故事严丝合缝、浑然一体，从场景描写、人物塑造，到氛围营造、情节发展，无不围绕整体效果展开，淋漓尽致地铺陈出阴森诡谲可怕的效果，令读者感受到巨大的惊悚。例如，故事的第一句话就用一个长长的圆周句勾勒出荒凉阴郁的基调，将在劫难逃的厄舍古屋推入读者的视野：“那年秋天，一个阴霾、灰暗、寂静的日子里，乌云压顶，整整一天，我孤零零地骑着马穿过乡间一大片异常荒凉的旷野。暮色降临时，我终于看见了愁云笼罩的厄舍古屋。”作家紧接着细笔描写古屋的凄凉败落，以古屋的败落暗示家族的厄运，极力渲染两者之间血脉相连的神秘的共生关系。主人公弹唱的曲词、阅读的书名、暴风雨夜等细节无一不体现出作家的匠心，直至被活埋的妹妹身裹白色尸布出现在被狂风吹开的门口，倒在哥哥的怀里死去，至此，故事的恐怖氛围达到高潮，而结尾处，一轮血红的满月西沉，厄舍古屋轰然崩塌，淹没在湖水里，又留给读者一幅极富视觉效应的恐怖画面。

在恐怖故事中，爱伦·坡细腻地描绘了一幅幅可怕的死亡场景，如血淋淋的凶杀现场、痛苦的死亡过程、尸体扭曲横陈的惨状以及尸体僵硬腐烂的可怕情状。例如在他最长的小说《阿瑟·戈登·皮姆历险叙事》(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中，细节的描写令人毛骨悚然：漂来的一艘大船上，死人靠在船舷边，眼珠从眼眶里掉了出来，皮肉开始腐烂，几只海鸟飞来啄食他的内脏……在另一些故事里，恐怖与异域风情和夸张华丽的审美趣味糅合在一起。爱伦·坡似乎特别迷恋色彩和光影的强烈对比，如《红死魔面具》将死亡安排在装饰华美、风格奇特的官

室里，故事写到一场肆虐的“红死病”，为躲避瘟疫，国王带领侍从隐退到城堡式的修道院里，纵情狂欢，然而在光怪陆离的化装舞会上，死神以红死病僵尸的形式降临，黑暗、腐烂和“红死魔”随即统治了一切。和他的诗歌一样，爱伦·坡的恐怖小说也常常描写患病的女子，描写美人之死，因而，恐怖又和美、疾病奇异地相伴相生；莫蕾娜、马德琳·厄舍、贝瑞妮丝和丽姬娅等都是美丽聪慧的女子，然而，又都无一例外地染上神秘的病症。奇怪的是，主人公“我”似乎更为迷恋病中的女子，以一种迷恋夹杂着恐惧和厌恶的病态情绪审视着她们美貌凋零、容貌枯槁，最后蜕变为可怕的僵尸。如《贝瑞妮丝》中的“我”在贝瑞妮丝容貌姣好的日子里，并不曾爱过她，在她患病后却以炙热的目光凝视着她干枯丑陋的容颜。

如果说他的推理小说表现出对人类理性的充分信心，以理性和逻辑力量为利刃，挑开层层谜团，深入表象之下的真相之核；那么，他的恐怖小说则极力挑战理性的界限，向未知的、非理性的黑暗迷雾挺进，探索生命与死亡、梦境与现实、清醒与癫狂的晦暗不明的交界地带。爱伦·坡始终为人类意识层面下非理性的力量所困扰，他洞悉出理性与疯狂之间的微妙距离，致力于探究偏执、迷念、精神分裂、疯狂等精神病症。因而，评论家认为爱伦·坡开创了现代心理描写的先河，是20世纪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先驱。爱伦·坡笔下的人物常常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精神气质，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缘游移，难以界定。如《黑猫》中的主人公为难以理喻的憎恨所驱使，故意折磨他一度宠爱过的黑猫，最后误杀妻子，为摆脱警察的搜查，精心盘算、极端清醒地将尸体砌进地窖的砖墙之中。实际上，爱伦·坡故事里的恐怖与主人公的精神病态往往紧密结合，恐怖正来源于丧失理智、走向犯罪、疯狂或崩溃的过程。比如，《厄舍古屋的倒塌》里的罗德里克·厄舍、《黑猫》和《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里的凶手，以及《贝瑞妮丝》中的艾格斯等等。在《贝瑞妮丝》里，主人公同样患有某种偏执症，全神贯注于表妹贝瑞

妮丝的牙齿，感觉她洁白的牙齿如鬼魅般始终浮现在他的面前，直至逼得他发疯，最终掘开坟墓，从尚未咽气的表妹嘴里拔下她所有的牙齿。可以说，爱伦·坡也是最早把患有精神病症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的作家之一。

爱伦·坡是当之无愧的“侦探小说的鼻祖”。1841年至1845年间他创作了一组推理小说：《莫格街凶杀案》（1841年）、《玛丽·罗热疑案》（1842年）、《金甲虫》（1843年）、《就是你》（1844年）、《被盗的信》（1845年），展示了作家高度的理性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其中《莫格街凶杀案》被公认为西方最早的一篇推理小说，故事充满了悬念，案件发生在一间门窗紧闭的房间内，凶手如何进出密室引人猜测，而结果却大出意外，作案者居然是一只猩猩。《玛丽·罗热疑案》运用推理揭示了作案者的手段。《金甲虫》是利用破译密码找到巨额财富。《就是你》用死人说话的心理战术揭开谜底。《被盗的信》则揭示了最明显的事物却最易被人们疏忽的这个心理盲点。这些小说为以后的侦探小说提供了五种模式，即密室杀人、安乐椅上的纯推理侦探、破解密码、运用心理战术以及人的盲点。而在《莫格街凶杀案》、《玛丽·罗热疑案》和《被盗的信》中所塑造的业余侦探奥格斯特·杜宾的形象，可以说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的前辈。尤其是以业余侦探为主人公、以推理活动为主线、以能力较低的朋友为陪衬和叙述者的格局，为后来的侦探小说广为模仿。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阿洛和亥斯廷斯上尉，都因袭了爱伦·坡的这种写法。甚至被称为英国长篇侦探小说之父的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1824—1889）的名作《月亮宝石》（1868年），也折射出爱伦·坡的作品的影子。

爱伦·坡的作品中有时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比如他的《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钟楼里的魔鬼》（The Devil In the Belfry）等。《威廉·威尔逊》讲述的是一个多行不义的坏小子威廉·威尔逊的故事。每次在他做坏事的时候，就有一个

和他同名同姓、同样外貌的人出来干预，他气急败坏，最后残忍地杀死了另一个威廉·威尔逊，可是却惊奇地发现，他同时也杀死了自己。这篇小说的故事并不曲折离奇，可是却发人深省，尤其是小说的最后一句——“你是多么彻底地杀死了你自己”，给人振聋发聩的启示。也许，正如爱伦·坡在小说的开篇中所引用的张伯伦的诗句“我说什么呢？对于冷酷的良心，那个我人生道路上的幽灵，我说什么呢？”所暗示的那样，人是善恶的综合体，人是一个双重的自我，在良心泯灭之际，我们也随之死去。而在《钟楼里的魔鬼》中，爱伦·坡则无情地嘲笑了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陋习，嘲笑那些“热爱准确时间和优质卷心菜的人们”。

此外，爱伦·坡的一些作品中还富有科幻色彩，比如本书中收录的《埃洛斯与沙米翁的对话》(The Conversation of Eiros and Charmron)。在这篇故事中，两个在天国的灵魂通过对话的形式，回忆了彗星掠过地球表面引发大火而毁灭人类的故事。有趣的是，这场浩劫将圣经预言与科学联系在了一起。在彗星逼近地球的过程中，科学家已经测算了彗星的质量和成分构成，同时也兴致盎然地探讨它可能引发的后果，诸如气候变化、地质变化和植被变化等，似乎一切都在把掌握之中，只是没有料想到灾难并非来源于碰撞的冲击力而是席卷天地的大火。爱伦·坡在这里似乎嘲讽了理性和科学精神，在追求确切事实和真理的过程中，想象力往往被扣上迷信的帽子，故事的浪漫主义主题很明显。《一个阵亡的人》也表达了对科学技术的质疑，科技在给人带来奇迹的同时，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异化的力量。爱伦·坡还写过多篇具有幻想色彩的小说，比如《瓶中手稿》叙述奇异的海上经历；《汉斯普法尔历险记》(Hans Phaall)写的是主人公乘气球登月，详细叙述了飞行原理和太空景观；《气球骗局》(The Balloon-Hoax)讲述乘气球跨越大西洋的冒险故事；《未来的故事》以未来人的视角嘲笑“古代人”对于天文学和哲学的无知。甚至连法国科幻小说大师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也曾承

认，自己写科幻小说是受了爱伦·坡的启发和影响。因此爱伦·坡又被誉为科幻小说的鼻祖。

天才往往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很难得到同代人的理解和赏识，爱伦·坡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我发现了》(Eureka)一文中，他如此写道：“我不在乎我的作品是现在被人读还是由子孙后代来读，我可以花一个世纪来等待读者……”今天，在爱伦·坡谢世150多年之后，我们可以欣慰地说，他的读者早已遍布世界，难以计数。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教授

尚晓进 博士

2014年6月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Best Stories of Edgar Allan Poe

目录

莫蕾娜.....	1
威廉·威尔逊.....	8
一个阵亡的人	30
厄舍古屋的倒塌	41
瓶中手稿.....	62
影子	73
钟楼里的魔鬼	76
丽姬娅.....	85
如何写一篇布莱克伍德式的文章	101
困境	113

Contents



失去呼吸	122
梅岑格斯坦	139
贝瑞妮丝	150
梦想者	159
埃洛斯与沙米翁的对话	172
莫格街凶杀案	178
红死魔面具	214
玛丽·罗热疑案	220
金甲虫	263
黑猫	300
被盗的信	308
一桶白葡萄酒	327

莫 蕾 娜

它自己，只有它自己，永远不变，独一无二。

——柏拉图《会饮篇》

对于我的朋友莫蕾娜，我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和最异常的爱慕之情。多年前，我被偶然抛进了她的社会圈子。和她初次相遇后，我的灵魂便燃起了一种以前从来不知道的火焰，但那并不是性爱的欲火；当我渐渐地确信，我无法定义那些火焰非同寻常的意义或者调节它们模糊不清的强度时，我的灵魂便受到痛苦的煎熬。然而，我们相遇了，命运让我们在圣坛前结为夫妇。我从来没有谈论过性欲，也没有想到过爱情。可是，她却摒弃了一切社交活动，陪伴在我的身边，给予我幸福。那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幸福，一种令人魂牵梦萦的幸福。

莫蕾娜学识渊博。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她天资异常，智力超群。我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且在许多问题上成了她的学生。可是，我很快就发现，也许是因为她在普林斯堡大学接受过教育的原因，她在我面前摆出了许多神秘主义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在今天通常被视为早期日耳曼文学中的垃圾。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是她特别喜爱并且长期研究的内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却渐渐地变成了我特别喜爱并且长期研究的内容，而这应该归因于习惯和实例简单却有效的影响。

在这整个过程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的理性很少发挥作用。我的信服，或者说之所以忘我，决不是什么观念的

效力；无论在我的行为还是在我的思想中，除非我现在还弄错了，都找不到丝毫我在阅读中所发现的神秘主义的痕迹。由于深信这一点，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妻子去引导，怀着一颗毫不畏惧的心步入了她所研究的那座迷宫。而后来，当我凝视着那些禁书，感到被禁锢的情感在我的体内蠢蠢欲动时，莫蕾娜会把她那冰冷的手摁在我的手上，从一门早已消亡的哲学的灰烬中找出一些粗俗异常的字眼，而这些字眼奇怪的意思会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我会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逗留在她的身边，沉迷于她那娓娓动听的声音——直到最后，那悦耳的声音被恐怖浸染——仿佛一片阴影笼罩了我的灵魂——我一听到那神秘的声调就脸色苍白，心里发抖。就这样欢乐突然间变成了恐惧，最美丽的变成了最丑恶的，如同希诺姆谷变成了欣嫩子谷^①。

我没有必要说明这些作品的确切性质，它们出自于我所提到的书中，而这些作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是我和莫蕾娜谈话的唯一内容。对于精通也许可以被称为神学伦理学的人来说，这些东西一看就懂，而对于那些对此一窍不通的人来说，则百思不得其解。费希特^②的泛神论，毕达哥拉斯^③所修正的灵魂轮回说，尤其是谢林^④所主张的同一论，都常常是我们讨论的要点，而这些讨论给富于想象力的莫蕾娜罩上了最美丽的光环。关于所谓的个体的同一性，洛克先生^⑤，我认为它真正的意思是说它存在于有理性的个体的同一中。作为人类我们知道一个有智力的实体具有理性，而且有一种总是伴随着思考存在的意识，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我们成为我们自己，

① 希诺姆谷和欣嫩子谷均指耶路撒冷南部山谷。前者系《旧约》地名，为祭神之处，后者是《新约》地名，为邪恶者最终受罚之处。

② 德国哲学家。

③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④ 德国哲学家。

⑤ 此处可能指约翰·洛克，英国哲学家。